

# 花季绝唱

梁炜 著  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浪漫中学生



# 花季绝唱



---

责任编辑：陈俊

封面设计：宏祥

---

## 花季绝唱

---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经 销 各 地 新 华 书 店

印 刷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

---

850×1168 毫米 1/32 8 印张 148 千字

1998 年 1 月第一版 199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0000 册

---

ISBN 7 - 204 - 03368 - X/I.598

---

定价：13.80 元

---

## 内容简介

我还清楚的记得一年级时戴红领巾时的情景，我高兴得一夜说梦话。后来又换了红领巾。到了中学，看初二初三的大哥哥大姐姐胸前戴了亮闪闪的徽章，后来才知道那是团徽，心里真是羡慕极了。

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一章  | 束发丝带 ..... | ( 1 )  |
| 第二章  | 撕 榜 .....  | ( 21 ) |
| 第三章  | 十 月 .....  | ( 47 ) |
| 第四章  | 作 弊 .....  | ( 72 ) |
| 第五章  | 出 走 .....  | ( 87 ) |
| 第六章  | 玫瑰园 .....  | (106)  |
| 第七章  | 听 钟 .....  | (129)  |
| 第八章  | 冷 燕 .....  | (154)  |
| 第九章  | 童 年 .....  | (167)  |
| 第十章  | 春 节 .....  | (186)  |
| 第十一章 | 春 天 .....  | (197)  |
| 第十二章 | 死 亡 .....  | (217)  |
| 第十三章 | 十六岁 .....  | (233)  |
| 第十四章 | 告 别 .....  | (246)  |

# 第一章 束发丝带

---

那天是中午。吃过午饭，我们在学校操场的水码头那儿看周小鹤带来的束发丝带。

那些彩色的丝带看起来的确惹人喜爱。周小鹤一拿出来，冷燕就惊喜地叫了一声，然后凑得近近地去看。

在秋天的晴朗的阳光里，这些美丽的丝带闪闪发亮。

我是曾经见过扎着这种丝带在街上走过的女孩的，她们的样子<sup>的确</sup>的确清雅飘逸。特别是它们那种细细长长牵挂下来的样子，有柳丝拂动的诗意。于是我就伸手拿了粉红、杏黄和嫩绿的三种过来。我想看看它们是绸的、布的还是化纤的？

周小鹤说好看吧好看吧，我不骗你们吧！说着就拿起一根蓝色的丝带来蒙住眼睛，然后举头看太阳，说啊蓝太阳！又用绿色的蒙住，说啊绿太阳！她的脸上显出开学以来少有的喜气。

冷燕问是哪里买的，多少钱一根？她把丝带一圈圈绕在手指上，像创可贴。

周小鹤告诉她就在平门桥桂花树那儿，有三四个摊呢，全是很年轻的女孩子，奇怪，她们怎么不去上学的，竟在卖丝带！

其实，在我家门口的那条巷子口上，就有一个老太太在卖，暑假时就摆出来了，盘成唱片那样的形状，有七八种颜色的吧，

并放在一起互相映衬，的确鲜艳夺目。这老太太虽然自己头发花白，一副老太龙钟的模样，但她却很懂使用这些美丽丝带的种种办法，比如三根一扎的，比如先编成细细的彩绳再结在小辫上，还有干脆连带着头发一起梳进辫子的——这梳好以后的效果格外独特一些，那些丝带的色彩看起来星星点点的，惹隐惹现的，是秋夜星空的那种景象。

但我最用心记住的还不是这三种用法，最吸引我的是用这些花花绿绿的丝带编结一颗颗幸运星。记得那位白发老太太在做完一笔生意，往小铁盒里放好那些皱巴巴的钞票之后，总是笑笑地问你想学哪一种，是三根一扎、编彩绳、梳彩辫还是做幸运是——只能教你一种，这是她的生意经。我在一边看见几位美丽的女孩都了做幸运星之外的某种。当老人替她人在头发上结扎好这些红绿丝带之后，她们那高兴而略带羞涩的样子看起来的确秀美而纯情。但仍然有一位皮肤略黑的女孩，在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的时候，低低的提出她想学做幸运星。

老太太就给她一根丝带，自己手里拿一根，手把手地教她。说弯，女孩就弯；说旁折，女孩就旁折；说连折三次，女孩就连折三次；最后说把丝带头塞进去，女孩就把丝带头塞进去。老太太说好了，就这样，看，是不是像颗星星？它会给你带来幸运，考 100 分！女孩笑了，她学会了。

一颗粉红色的幸运星躺在她小小的手掌里。

我就是那天在边上看着学会的。但后来我并没有买。我那天心情不好，很不好，是今年第一百次和我父母回嘴了以后去外面闲逛的。我敢断言我当时对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，感觉它们全都假模假样，就像这老太太小摊上的塑料手枪、塑料金钱和塑料花一样。

不过幸运星这名字很美，很诱人。如果能结成一串，像风铃那样垂挂在书桌前的墙上，不管它能不能应验，至少在心里就有了一种慰安和踏实的感觉，好比每年六块钱的学生平安保险一样。

于是我就问周小鹤想不想做幸运星？

周小鹤眼一亮，那两弯小括号似的细眉毛高兴得跳起舞来。她扒住我的胳膊说，唐周，你真的会做吗？快教教我！

她的喜悦的神色使人联想起几个月前，也就在这里，她为了父母的离婚而哭红眼睛的模样。我似乎记得，在我和她认识之后，就开始不断地听到她父母吵架的消息。于是周小鹤上课就常常迟到，有时在公开课上也满脸泪痕地看着窗外。进了中学以后，她不断地请求我跟她一起祈祷，一起默求：爸爸妈妈你们不要离婚！然而，可怕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。今年五月，就在国际劳动节这一天，她父母正式离婚了！周小鹤判给了父亲。我责怪她为什么不跟母亲？没听歌词里唱，没妈的孩子像根草，况且你还是个女孩子，更需要母亲的关心！周小鹤只是伏在树上大哭，好一会儿才告诉我和冷燕，她妈妈离婚当天就走了！去了广东！

上学期的期末考试，小鹤没有一门在 80 分以上，考试时她神情恍惚的模样使人印象深刻。除了我和冷燕，班里没有谁还知道她成绩如此滑坡的原因。几位关心她的同学在背后表示疑惑：周小鹤怎么了？连前十名也没有进！看来，她是提前进入“女生灰色期”了！

所谓“女生灰色期”，是指女孩子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，学习就会自然而然地下降。

我和冷燕想去解释一番，但小鹤说她不愿意得到别人的怜悯。我们就围坐在她身边，默默地替她分担着这一份沉甸甸的苦痛。

但现在，几根美丽的丝带又牵回了笑意。在这秋天的明丽的阳光里，她的玲珑的小脸又流露出少女的欢乐。

她一边摇晃着黑黑的辫子一边对我说，买丝带的时候我看见几位女生在学幸运星，可马上就要上课，我来不及了。唐周你会做？教教我吧？我们一人做一串，喏，我替你们也买了呢，每人五根，可以做十五颗星，一颗星一岁，正好十五岁！是我们的岁

数！

边说，周小鹤就边从口袋里小心地托出那些丝带子，有一把，花花绿绿的，好像是取出了一团彩虹。

我就说很简单，折几下就行了，可惜没有针和线，没法将它们串起来。

我说着这话的时候，周小鹤就开始一根一根地分发那些彩色的丝带，嘴里还说颜色不要重复——给你雪青色的，给你天蓝色的，给你青莲色的，给你桔红……

分到最后的时候，她忽然叫了一声哎呀就停在那里。

我和冷燕就都转头看她，问怎么了？

小鹤又数了一遍我手里的丝带，和冷燕手里的丝带，然后沉下脸来说，少给了我一根！

小贩子？

冷燕问。

我在我们坐关的草地上望了望，又起身看一看身子底下，没有。除了那些叶尖已经微黄的青草，和几片早落的银杏的扇形叶子，没有掉落的丝带——它没有掉落。

是小贩故意少给了！

那些坏女孩！

小鹤把我和冷燕手里的丝带又抓回去，说我得找她们去，她们不能这么欺负我！

从我们坐着的地方到平门桥桂花树那儿，得经过操场、教学区和校门，然后还得再走上3分钟才到。我就说算了吧，小鹤！就一毛钱，算是给了要贩的了。你别去了，去了她也不认账！

周小鹤说不，我要去的！说完就急急地离开了我们，像上前线一样。便她不是往教学区和校门那儿走，而是朝着一个另外的方向。我就指着她的背影问冷燕，怎么她往那儿走？

冷燕说噢，那边也好走，建筑工地那儿，就一道竹篱笆，拨开就能钻出去，一出去就上平门桥了。

这时我才隐约听见了混凝土搅拌机的声响，那里的确是在造

一幢崭新的四层大楼，据说是理化实验大楼。要到明年十月才能完工，那时正好我们进初三，还能赶上。

说起我们三中，的确有很多地方需要进行现代化的建设。比如，它的开会用的礼堂只是一座大殿，虽然那些很粗很粗的立地长柱全都漆成了红色，还抄上了名人名言，但它们以前的确是黑色的，书写着没有标点的长长的句子。善男信女们就在这些森林般的长柱之间扑通扑通地成群跪下，向前面莲花宝座上的如来佛你磕头请愿。

这里原来就正是一座寺庙，叫做定慧寺的——所以它门前的那条小巷也就叫了定慧寺巷。大概是从六十年代开始吧，最后一位长老在他整九十岁的时候圆寂了。于是，彩色的佛像、线装的经书和油漆剥落的木鱼一件一件地搬出去，送了，卖了，烧了，或者移放进别的寺庙；然后，穿着中山装的老师和学生就喜气洋洋地涌进了这座寺庙，那些曾经传出念经声的整齐而清洁的白心子，就飘出了嘹亮的歌声和琅琅的读书声。

在我们初二（2）班的教室门口，那块平嵌在门坎前的长方形青石板上，如果你值日时用拖把把石面拖干净，然后趴下去看，便可以隐约地认出一排排凿刻的仿宋体汉字，虽然已经极为模糊，但还是能看清上面刻着的“李小全敬奉……”、“周天宝敬奉……”和“吴成全敬奉……”等字样。只要这块青石不碎，不烂，这些名字就会永存。石头真是一样好东西。

对于这样一所由寺庙改建的学校，说实话我心里并不觉得讨厌。当班里许多同学入学后在私下里嘀咕“破破烂烂”、“没劲”和“我肯定要转学”的时候，我反倒写出了一篇自我感觉很抒情的作文：《我的新校》。我记得萧老师给我打了85分，并附上了一段很激动人心的评语。在作文评讲课上朗读我这篇文章时，萧老师的声音抑扬顿挫，充满喜悦。她说唐周同学文笔优美，描写细腻，视角独特和感情真挚，写出了一位新生对一所新学校的热爱，并表示了勤奋学习的决心，格调高昂，立意深刻。

我心情激荡而又暗自好笑。因为我喜欢我的新校三中，主要

的还是它比较符合我的沉郁的性格，并没有萧老师所说的那么多“政治原因”。我是那种冷淡而天生笑容贫乏的女孩。我讨厌那些听话乖巧，特别会看着大人的脸色和别人的眼色行事的女孩。我不喜欢任何动作过分的活动，连笑也只是哼哼一声。我绝对做不出属于激情的那一类事。我沉稳如山，凝然如水——而且山是冰山，水是冷水。

我——是——养——女。

是的，我是养女。我的父母并不是我的亲生父母，我身上的血脉与他们并不相通。但我姓着我现在父亲的姓，住着大石头巷我现在父母的家。

我去年还叫他们爸妈的，但自从我的外婆——也并不是我的亲外婆，然而，她又没有地方不像一位真正的亲外婆——在今年春节去世以后，我就开始不叫他们了！

我不能原谅他们，永远不能！外婆的死与他们到春节了还去温州进货有直接的关系。那个寒冷的深夜就我一个人陪着弥留的外婆，身边再也没有别人。我就恨恨地抓紧了外婆的床沿，我在心里说：

我不能原谅你们！

我再也不会叫你们爸爸、妈妈！

你们不是我的爸爸、妈妈！

你们只知道做你们的服装生意，然后在晚上一叠一叠地点钱！你们没有爱，没有情，没有孩子，也没有母亲！

从此我就更加地沉默寡言。不喜欢热闹，不喜欢鲜艳，也不喜欢这个家。而只喜欢寂静沉郁，喜欢素淡古朴，喜欢一个人呆在一间小房子里，把门紧紧关上。

在班里，我也只与周小鹤、冷燕有些话说。我们常常在做完了作业或是回家前的那一段时间，来到操场的水码头，就是现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喜欢这里的清静和古老的意境：粗壮入云的银杏，叶色黑郁的香樟，和散乱成堆的断砖碎石，还有紧依学校而缓缓流淌的小河，能看清对岸院子里晒着的红色衣裙，听见花格

木窗里飘送出来的收音机的声音，有许多的蝴蝶在水面上飞……

还有一座整整齐齐的水码头，成凹形，两边都可以一阶阶地走下去，走到河边，可以洗手和玩水。那些台阶全是坚固的长条麻石，给人一种悠远的感觉，像是一本一本的历史书，泛出黄色。

我们就在这儿看树，看水，看长条麻石，有时我们会好久都不说话，但我们仍然一次次地走了再来。

我们喜欢这里。

我们喜欢我们这样。

我们没有别的更喜欢的东西。

周小鹤在应该来的时候还没有来，一根一毛钱的彩色丝带把她束住啦？

冷燕练到第十五个仰卧起坐之后，忽然对我说，不好，小鹤又受欺负了！她的腿脚有力地一弹，一个鲤鱼打挺，站了起来，拔腿就奔跑起来。

我跟上她，跑过操场，钻过篱笆墙和它的影子，又穿过工地，终于看见了平门桥上围着的一群人。

周小鹤在擦着眼泪。

那些花花绿绿的丝带在她的手里被五根五根分开。她的面前，那块脏兮兮的水泥地上一排坐着四位女孩，只有一位看起来是刚刚有了孩子的那种女人的年纪，她的衣服五只扣子只有两只还扣着。

要换了我，即使她们出售的是天下最美的东西，也决不会掏一个硬币给她们。瞧她们的衣服和脸，美的也会变丑。

可是小鹤仍然在为了少给的一根丝带而据理力争。

冷燕捋起了一只袖子，挤在了最前边。

补不补？

她的短眉皱成两把短剑，一只手指像枪管似地朝向四个摊贩。

然而，那些小摊贩们看起来并不容易镇服，她们叽哩哇啦地，尽说一些外地话，一快就更听不清，像外国原版片。

在双方争吵停歇的一个短暂的时机，我不知怎么脱口冒出了一句：

你们有没有执照？到派出所去！

我压根儿没有想到我的这句话会带来如此强大的“威慑效果”，四个女贩一听就手忙脚乱地收拾起她们的卷成一盘一盘的丝带，慌忙离去。嘴里仍然不停地叨咕着，争辩着，然而眼睛却朝四下里张望，其中的一位在扎包时未能扎紧，一拎，那些丝带圆盘便纷纷滚落下来，像小车轮子。

有几个人弯腰去捡。

小摊贩啊呀扑过去，夺过那些丝带，然后逃也似地挤出了人群。

周小鹤还想追过去抓住她们，但被冷燕挡下了。

我们三人就缓缓地所学校走去。

小鹤边走边抹眼泪。她的被克扣的一根嫩绿的丝带最终还是未能讨回。

这些坏女孩！

但是，就在我们快要进校的时候，忽然冷燕叫我们停住，她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，露出了一盘鲜绿色的东西：

啊，是丝带！

正是小鹤想去讨回的那种嫩绿的丝带。

三双眼睛慢慢从丝带上移开，我和小鹤却吃惊地瞪大了眼睛！

只有冷燕的目光里带着一丝报复的笑意。

## 二

冷燕是那种宽肩宽背，长大了可以去参加女子举重比赛的女孩子。她小学里休了一年学，所以各方面都比我们大一号。但她

的个子并不是太高，在我们三人之中，她只能算是老二，比周小鹤高点，但比起我 1 米 62 的个子竟相差了半个头。

可是她力大，真的可以去学习举重。每到了一个新的双周开始，班级里要进行“大移民”——搬迁座位。据说这样不断地变换视线角度，对眼睛有利——谁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没准又是骗小孩的。因为初一搬了有 20 来次，班里近视眼倒反而冒出来 9 个。但怀疑归怀疑，搬迁照搬迁。一到了新双周的早自修，班级里就一片乒令乓郎声。

还是说冷燕的力气。那种用很硬实的木料做成的课桌，而且里面还放了石头一样重的书包，对于大部分女生来说，非得两个人抬着不能移动。而两人抬着行走起来就比较艰难，因为这时的教室整个儿地已经成了春天的池塘，满是蠕动的蝌蚪，你休想畅快地把你的桌椅搬运到目的地，况且还是两个人，占的空间更大。然而这时冷燕来了，只见她一鼓腮，两手抓住课桌边的木沿，像捧片云似地。不一会儿，她就替你搬好了。

接着就有许多女生像非洲灾民似地呼唤起来，冷燕不声不响地一个一个地帮她们的忙，别人谢她，她头也不回。

但她只帮女生。

侯小舟在那儿看了就对邹铁刚挤眼睛，我听见他低声在说，哟，这女人挺野的么！邹铁刚就回过头来大声叫冷燕小姐冷太太，能不能帮我们也抬抬？

我朝侯小舟他们的方向狠狠地瞪了一眼，这两个狗屁男生！初一留级下来以后，就像是两只绿头苍蝇一般整天在寻女同学开心，拉辫子，藏东西，有时会放一只青蛙在你书包里。女同学都恨死他们了！但表面上都是一副恭顺的样子，生怕苍蝇飞到自己头上。

但冷燕她不，她从来就没跟男生讲过什么话。侯小舟他们摸不透冷燕的底，自然也不敢对她怎么样，要说也是背后说。假如我把刚才侯小舟说的话去告诉冷燕，我相信，准保会有一张课桌向他人砸过去！

冷燕是一个别人看起来很古怪的女孩。她有着和我一样沉郁的性格，但比我更倔强。如果说我是一座冰山的话，那她就是一座火山，一旦喷发，势不可挡！

她从不跟男生讲话，即使是一位最彬彬有礼的男生她也不吐一言。对男老师也是爱理不理。女同学都说她性格孤僻，简直像外国小说里的修女。老师也说冷燕是有点儿特别。怎么个特别呢，又说不出来。

其实他们都不了解冷燕。如果他们一旦知道了这位女孩曾有过的痛苦的遭遇，我想，疑惑的目光会立刻布满理解和同情。

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幽冷的黄昏。

那一次，我和小鹤围坐在她的身边，听风在水码头前的河面上呜呜吹过，吹出层层满含愁苦的皱纹。有一朵早开的月季花像一艘小花船，在水中上下波动。

我掏出我的手绢，放在冷燕的手里。她的手很冷，泪也一定很冷，心也一定很冷。小鹤拿过手绢替她擦了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冷燕流泪。她伤心和生气的时候，总是把她两道短剑似的眉毛勒得紧紧，而嘴则上下抿起，像两扇封闭的铁门。

我是小学四年级时才知道冷燕那件事的，还是周小鹤告诉我的。那天周小鹤在放学的时候悄悄对我说，唐周你知道坐在第四组后面的那个冷燕吗？

那时冷燕刚转学到我们班，只听说她病了，又搬家，所以停了一年的学，还不~~不~~本来应该是进五年级的，却还只是四年级。

我就说这人看起来挺凶的，不好接近，你看她的眉毛，又短又粗，像两把小刀子。的确，开学都半个月了，除了数学课被老师喊起来发过一次言，我几乎就没听她讲过什么话。她休学肯定不仅仅是生病和搬家。

周小鹤神秘的神色果然证实了我的猜想。

她说那天她表哥为了一件什么事情到教室来找她，在窗口望了望。后来回家就说怎么冷燕在你们班？我说冷燕你怎么认识？

你是大儒小学的。表哥就说她原来是大儒的，是与他同届不同班。这时我才想起冷燕搬过家的事，或许原来她们家就住在大儒那儿吧！看着表哥那怪怪的和想说什么又拼命止住的样子，我就说她生病了，休学了一年，不是吗？

表哥这才说了冷燕停学的真正原因：她四年级时被坏人欺负了！

表哥说那是一个很可恶很可恶的青年人，表哥说他曾经见过，戴一副眼镜，白白净净的，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坏人——真怪！

表哥咬牙切齿说其实这是天下最坏的坏人！

后来公安局把他抓起来了。

周小鹤说她听表哥一讲是那种事情，马上就明白了，因为妈妈在小时候曾经一遍一遍地告诉过她，小女孩千万不能随便到人家家里去！不认识的“叔叔”说的话再好听你也别信！你应该走，应该跑，应该去叫人！

小鹤说她当时就想起一个故事，一个小女孩问她的妈妈，在路上遇见大灰狼该怎么办？她说她记得小女孩的妈妈就是这样告诉自己的孩子的：

你应该走，应该跑，应该去叫人！

可是只有十一岁的冷燕没能跑掉！恐怕好像年老的外婆忘记了给她讲这个怎么对付大灰狼的故事。她的远在新疆的父母更没法顾及到她。

那狼一样的坏蛋！

在周小鹤对我讲了冷燕的这件事情以后，我记得我们两人当时是下过保证的：一是决不告诉第三个人！如果告诉了，她就会天天考不及格，天天被老师留下来——这是那时我们认为最为糟糕的事情。第二，必须跟冷燕要好。

我们就这样做了，两个保证都做到了。

后来和小鹤就再也没有主动说起过这件事。

然而，对于冷燕来说，这又是多么痛苦的一个创伤啊！而

且，将永远地留在她的记忆里。

当一个女孩为着自己的身体的变化，为即将成长为一个“大人”而暗自欣喜骄傲的时候，冷燕她一定会在黑夜的枕头上独自流泪！那个幼小时可怕的恶梦会从记忆的河底缓缓浮升，越发变得清晰！

青春的太阳溅落在墨缸里，沾满了黑。

冷燕就失去了十五岁少女的光彩，恶梦把她变成一个孤僻古怪的人。她连男生的桌子都不碰一下。

她整天沉默着，像一株无言的树。

水码头边的三四棵古银杏在空中哗哗地唱起来。

小河也唱起歌来。

### 三

下午的两节课上得一点劲也没有。

第一节是动物课。“动物老师”迟到了三分钟才来——他是一个看起来比准备南飞的大雁还要忙碌的人，每节课总要晚一些到，时间也并不长，总在三分钟之内。

“动物老师”一高兴就喜欢嘿嘿嘿地。这不，刚上课他就“嘿嘿”起来了——原来有同学把他写在黑板上的四个字念错了——这是他今天讲课的内容——那四个字是：

猪肉绦虫

有人念成“猪肉条虫”，还有的念“猪肉条虫”。我盯了这个“绦”字有半晌，总觉得以前见过，但就是想不起来。后来动物老师抄了一句古诗在黑板上，我才想起来，是贺知章的《咏柳》，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<sup>丝</sup>绦。不知<sup>细</sup>谁裁出？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

原来该念“<sup>丝</sup>绦”。

但不一会儿我便听得没劲起来。这倒不是动物老师的课讲得枯燥，讲得没趣，相反，正因为他讲得太生动具体了，太细致入